



都市心情

栾树之美

文/林丛中

外出散步,凉风拂面,目之所及满眼嫣红翠绿,只见成片耀眼的栾树花海,团团簇拥,带着黄粉相间的“小灯笼”随风飘动,宛如时节里的一幅油画。当栾树黄花红果参差披挂时,我就知道秋天已如约而至了。

我是近几年开始关注栾树。公园道路旁,小区里到处都有它的身影,果实颜色从黄到红,几乎覆盖整个色系,初如青珠,渐成赭红,终化为丹红,美得不可方物。虽非名木,却以寻常姿态装点人间秋色。

栾树是一种古老的树。《山海经·大荒南经》记载:“大荒之中,有云雨之山,有木名栾。”“禹攻云雨,有赤石焉生栾。”大禹曾在云雨山看到赤色的石头上生长着栾树,部落首领用它入药。在先秦时代《礼记》也对栾树种植的范围有了规定。栾树也是我国最早记录的树种之一,在南北方大部分省份均有分布。它春季嫩叶红色,夏花满树金黄,入秋后果实像一串串灯笼,赏心悦目。除观赏价值外,栾树还对粉尘、二氧化硫等具有较强的抗性,被称为“城市空气净化器”。

栾树,又称灯笼树和摇钱树,果实远看似花,近看是果,好似永不凋谢的红灯笼。特别是金秋十月,肥嘟嘟的红果,在黄叶的衬托下,显得分外妖娆多姿,远远望去,仿佛一群美丽的蝴蝶在翩翩起舞,将秋日的浪漫献给人间。那一囊囊栾树果,是纸灯笼的质地。果实的棱角,是灯笼的骨架。偶尔有栾树枝低垂,满串灯笼在风中,盈盈拂过行人。

夏暮开花,秋随雨深,冬至果红,栾树的花朵非常小,细如米粒,五瓣外翻,每一颗花心都星星般细致。因花太小了,小到你不认为那是花朵。但是贵在多。栾树花落在林荫道上,行人走过时秋风掠过,落花洋洋洒洒,落在头发上、身体上,总能把行人装扮成一个飘香的仙子。我拾起一朵落花细看,嫩黄的花瓣根部,还包围着一圈嫣红色的花萼,落花是半个花萼,上面带着花瓣,另外一半,竟然还保留在枝头,似乎在预告着下一季的艳红。

一场雨过后,一地微黄,一地碎金,晴光铺开后,光斑耀着几朵落花,灿灿熠熠。清代诗人黄肇敏在《灯笼树》中把栾树的美写到了极致:“枝头色艳嫩于霞,树不知名愧亦加。攀折谛观疑断释,始知非叶也非花。”凌空飞舞的栾树,站在自己的意境里,任初夏的熏风吹散记忆的春梦,顺着记忆的脉络渐变繁华,由鹅黄到浅绿的一枝一叶,最终于秋日孕育出一树的红灯笼。

“一年能占十月春”的栾树,能将春夏秋三季的颜色同时披挂,呈现出绿叶、黄花、红果“一树三色”的罕见观赏效果,这独有的景致,正如它的花语“奇妙震撼,绚烂一生”,名副其实,特别贴切。史铁生在《我与地坛》中写道:“大树下,破碎的阳光星星点点,风把遍地的小灯笼吹得滚动,仿佛哑地响着无数小铃铛。”栾树开花时害羞谦逊,孕育果实时彰显出全部的力量和美貌,像极了泰戈尔说的:“果实的事是尊贵的,花的事是甜美的”,把果实蓬勃饱满成一道风景,栾树也从来无愧于人们对它的欣赏。

栾树是时节最美的花树。一树栾树提灯,往往藏在不经意的抬头瞬间。一座城,因为有了她,便有了别样的绝妙风景。当我们走在落满栾树花的路,轻移着脚步,带着灵动节奏,用心感受生命原始的状态,人生好像也会像栾树落花结果一样得到升华。

风铃版投稿邮箱

lybdx1862@163.com

昨日重现

“抢秋”

文/王永红

等到冬天闲暇时,再一粒粒的剥下来。

最后是挖土豆。起土豆最累,也最有趣,一锹下去翻起土来,圆滚滚的土豆就从地里冒出来了,像是躲猫猫的孩子终于

被找到了。父亲在前面翻土豆,我和母亲在后面将土豆捡到筐里,然后再装进麻袋里。那些比较小的土豆也要拣出来,另外装起来,等到农闲时候做淀粉。挖土豆,一下地就是一天,中午我便用干的土豆苗生火,把土豆放进灰堆里烧着吃。一家人坐在田埂上,拿出早晨从家里带来的干粮,软糯干沙的烤土豆就着咸菜,别提有多美味了。时至今日,一到冬天,母亲知道我回来,总要在火炉里给我烤几个土豆吃。土豆是我们一年的主要蔬菜之一。

如今回想起来,那些与父母亲一同劳作的日日夜夜,让我们知道了一粥一饭的来之不易。在“抢秋”的忙碌中,父亲给我讲述了春华秋实的自然规律,母亲也教会了我付出与收获的简单道理。

而今生活在城市里的孩子,少有接触土地的机会,也理解不了“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”的艰辛与不易。我偶尔与他们说起当年收秋的往事,他们总瞪大眼睛,仿佛在听上一个遥远时代的故事。

那片土地依然在耕种,农田里也没有了杂粮作物,变成了统一的玉米青储种植基地,机械化的农业根本不需要那么多人力。秋收时节,农人们站在地头交代清地垄,几小时后农作物就已经归仓入库了。

秋天一到,在满眼金黄的树叶中,我总会想起那些年在田里收秋的日子。阳光下的汗水晶莹剔透,空气中弥漫着庄稼成熟的香气,大人们吆喝声和我们的笑声交织在一起,那是永远回荡在记忆深处的最美秋之交响曲。

蓦然回首,那些辛苦而充实的“抢秋”,已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远去,成为了70、80后的集体记忆。但那份土地给予的淳朴与真实,却如同一颗种子,深埋在我记忆的心田里。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我——无论走多远,都不要忘记脚下的土地,还有那简单而深刻的真理。

北方的秋季,从白露节气开始,渐次就有成熟的农作物迎来收获。那时没有现代化收割机具,全是人力收割。最早收获的是豆类。地里的小绿豆、赤红豆、黑豆、黄豆陆续成熟后,我们便蹲下身子,一个一个地把豆角摘下来,装进麻袋里,拿回家晒在院子里的干净地方。晒干后,再用棍子敲打豆角,小豆子便噼里啪啦地蹦出来。别小看这些小东西,小绿豆过年生豆芽,赤红豆做豆馅。入冬后,黄豆黑豆可以在火炉上用大铁锅炒着吃,不过,最主要的还是用来换豆腐吃。

其次是黍子,也就是脱壳后的黄米。黍子耐旱耐贫瘠,主要分布于中国西北、华北及内蒙古西部等地。成熟的黍子穗子低垂着头,沉甸甸地让人安心。黍子快成熟时,一怕麻雀吃,麻雀会知道哪一片成熟得早,便会成群地飞来枝头吃米。黍子枝头承受不住鸟的体重,鸟就会不停地扇着翅膀,好多黍子便被鸟打落下来。我们提前在地里插上木架子假人,套上一件破旧衣服,扣上一顶破草帽,用来吓唬各种鸟类。有时候,我们还用自制小弹弓赶鸟。二怕刮大风下大雨,黍子成熟了就得赶紧收,也叫“抢秋”,收回来通过碾压脱皮后便是黄澄澄的米粒。然后,用喷粉机喷成糕面,蒸熟了包上豆沙馅,往油锅里一炸,再配上白糖,软糯香甜,那就成了让人垂涎欲滴的油炸糕。

向日葵是经济作物,收回来基本都卖了,家里一年的开销全指望它。葵花成熟了,会低下沉重的头颅,随风摆动极易洒落葵花籽,所以也必须抢着收。收回去的葵花头都晾在房顶上,姐姐们和我就在房顶上用小木棍打葵花,籽粒便簌簌地掉落下来。空的葵花头也有大用途,晒干了到冬天可以喂羊。葵花籽晾干了,留一小部分过节炒着吃,其余都卖到供销社换钱。

接下来是玉米。比成人还高的玉米地里密不透风,干死的叶子边缘锋利,总是在手臂上划出细小的血痕。掰玉米要快而准,握住玉米棒猛地向下一拗,咔嚓一声便脱落下来。玉米须总是沾得满头满脸,奇痒难耐。玉米收回来堆在院子里就行,